



山高水长阿克塞

□ 李靖

胡杨峡

车在山路弯弯曲曲绕。一座座巍峨的山从眼前掠过，层层叠叠，宛如海上起伏的波涛，雄伟壮丽。山的颜色像是刚刚染透过的浓墨，苍劲的岭头，云朵轻柔地浮在上面，再慢慢散开，云雾缭绕间，山峰悄悄地探出脑袋，如一朵朵出水芙蓉。山腰间，黄黄绿绿的胡杨树冒了大半个头梢，随着山风摇荡，远远看去，如一池黄金在山间流淌，衬得整座山如宫殿般金碧辉煌。

一进大峡谷，野生气息扑面而来。排排胡杨树金灿灿地伫立着，阳光打在树上，透过树缝，光影落到浅浅的溪水中，煞是夺目。树叶在微风中哗啦啦，低眉絮语。小草黄绿相间，参差不齐地潜伏在碎石间，恰到好处地展示着它们不被注意的、顽强的生命力。鸟儿们叽叽喳喳，扑棱着翅膀在树丛间翻飞穿越。

越往峡谷深处，景色愈加美丽。峡谷，从山岩的脚下开头，一路延伸，为银带似蜿蜒的河流所横贯，沐浴在阳光下。两边高山峻峭挺拔，中间的峡谷胡杨丛生。峡顶一道蓝天，浮着几小片金色浮云，一束阳光像闪电一样落在峭壁上，峭壁金光闪闪。观光车载着我们左一下右一下，随后，又冲入谷底，车轮溅起朵朵水花，宛如砸碎的珍珠，哗哗地四散开来。

峰回路转，前方豁然开朗，山路平坦了，峡谷变宽了，渐渐汇成一湾湖水。湖水自东而西，由南而北，贯穿整个峡谷，在静态的峡谷间，溪水跳跃的声音如银铃般清脆。伫立于湖边的金色胡杨，绵延起伏，

成了峡谷的点睛之笔。有的颌首低垂、有的挺胸直背、有的迎风撩发……金黄的裙袂轻轻地舞动，搅动一池秋水。

秋天的胡杨峡里，哪怕一片小小的叶子，也足以衬托起整个秋的繁华。峡谷是如此的静谧，除了远处传来的鸟鸣声在轻轻地此起彼伏外，我似乎都可以听到落叶的声音，还有那山风撞在树干上的回响……峭壁上，一湾溪水直流而下，溅起了“叮咚”的水声，溪水纯净、明快，甚至有一点婉转。远远看去，像一块晶莹的碧玉嵌在岩石上，阳光流淌在上面，闪闪发光。瀑布下的水池，泛着幽幽的绿色，溅起一层层波纹。溪水欢快地流淌，一跳一跃，向西而去。

美丽绵长的多坝沟胡杨峡，遥遥望去，它那蜿蜒曲折、陡峭幽深的地层，像亿万卷图书，层层叠叠，随着大峡谷的迂回曲折，又似一条带子，在大地上蜿蜒飞舞。

峡谷、溪水、胡杨、瀑布、野草、骏马……让人流连忘返。

苏干湖

翌日，天未亮，我们就出发了。翻过气势磅礴的阿尔金山，远远就瞥见了浩如烟海的苏干湖。

苏干湖的美用“人间仙境”四个字形容也无法尽其形容。

湖水碧波荡漾，宛如一面没有镜边的镜子，静静地铺陈在高低低低、随风摇曳的芦苇间。十月中旬的苏干湖，芦苇发黄，泛着一抹抹绿光，一根根、一簇簇，挨挨挤挤、摇摇曳曳。风一吹，摆动起长长短短、丝丝缕缕的裙袂，兀自欢快着。

长长的水草匍匐在湖底，纤细的身姿幽幽地招摇，似文人笔下的诗，如墨客纸上的画，栩栩如生地呈现着万分娇媚，千般柔情。水中的鱼儿在湖中游来游去，金黄的水草在波光里荡漾。行人靠过来时，游弋着的鱼儿顿时四散潜伏进盘根错节的枝蔓间，探头探脑，只待人散去，再大摇大摆地悠然浮出。

据说，由于气候的因素，苏干湖的水草一年四季都是黄色的。这种黄是不同于秋天花草树木凋零的一种纯粹的、透彻的、恋恋不舍的黄，它透着一股生机，一股葱茏，一股蓬勃向上的倔强。这种黄随着季节的变化，发生着微妙的、不易察觉的蜕变。

脚下平静的水面与天上低垂的云雾构成了一幅宁静的水墨图。

水鸟们未待我们脚步落定，就“呼啦”一声，扑棱着翅膀迎风而起，在天空中闪过一道白光，瞬间飞散，宛如一团流动的水银，轻盈地落在了湖中央。远远地，它们抬着骄傲的头冠，在水面上或闲庭信步，或嬉闹、觅食。时不时，它们三三两两地在湖中掠来掠去，时而低啼，时而齐鸣……犹如一朵朵白云，倒映在湖面之上，洁白的羽毛，在水面上一起一伏，推起层层水纹。

苏干湖浸沐于阿克塞县海子草原西北端，位于阿尔金山南麓山脚下，总面积119.6平方公里，由大小苏干湖两部分组成。

我们眼前的正是大苏干湖。每到春季，各种鸟类聆风而来，上百种群鸟在这里栖居，有白天鹅、斑头雁、黑颈鹤、楼雁、黄鸭、绿翅鸭、云雀等。近年来，飞临苏干湖的候鸟数量不断增加，越来越多的鸟群居于此，又被

称为“甘肃的鸟岛”。

每年夏秋两季是苏干湖最美丽的时节，湖畔绿茵铺地，海子草原上马儿奔跑，羊群攒动，空气清新，飞鸟成簇，群鱼跳跃，湖水碧波荡漾，蓝天一碧万里，如诗如画。

不过，苏干湖四季气候变幻莫测。七八月份天降大雪，寒风肆虐也是常有的。很幸运，我们遇上了难得的好天气，阳光极好，蓝天如洗，云朵倒映在蓝莹莹的湖面上，宛如蓝色锦缎上绣织的一朵朵白花。

远处，湖水与蓝天无缝衔接，水天一色，霞光齐飞，青天碧水，相映增辉。分不清哪是天，哪是水，哪是景，哪是影？这是怎样一幅波澜壮阔、轻妙曼妙的如诗画卷啊！

博罗转井小镇

十月的早上，空气清冷，太阳带着碎银般的光芒，覆盖在博罗转井小镇上，像镀上了一层霞彩，熠熠生辉，暖意融融。

眼前是一幢三层小楼，墙壁和门漆依旧保持着它初始的姿态，虽有部分脱落，但碎花般嵌在淡黄色墙体搭配上翠绿色门窗，散发一种雅致的文艺气息。每一层都分设了多个展厅，里面铺排陈列着大大小小、远远近近的阿克塞历史和文物、图片、标本、字画、著作……件件都弥足珍贵，镌刻着时代足印，成为这座小城文化的延绵。

这是一个崭新的、藏匿在阿克塞博罗转井小镇影视基地的“文学港湾”，是一个关于文学梦想的开始。

博罗转井小镇海拔2600多米，这里的居民几乎是隐山而居，像是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，让人充满遐想。经过几年的打造，现在小镇已经成为专业的影视基地，同时也成为网友们喜爱的新的游客打卡胜地。

博罗转井，这个因电影而扬名的神秘之处，这个被融进阿克塞历史文脉中的沧海一粟，如今，正迎来了它势不可挡的“第二春”。

它，破茧而出，依旧年轻。



罐罐茶中品甘苦

□ 翟雄

无论何时，你到通渭去做客，迎接你的总会是罐罐茶。主人一脸笑容，总会来一句：喝茶吗？随后就手脚麻利地摆上茶具，请你喝罐罐茶。罐罐茶是用罐罐煮茶，煮好后把茶倒出来，加水再煮。如此反复多遍。茶汤色味显淡时，中途亦可添加茶叶。因茶水太烫，只能小口抿，或者吸吸。

至于罐罐茶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，似乎没有谁能说清楚。小时候我问过八十多岁的奶奶，她说不知道，反正从记事起，长辈们就天天在喝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村里的大人们喝茶的罐罐都是黑陶土制作的，底大口小的小砂罐，边缘用铁丝缠绕几圈，形成一个耳朵样的小把手，便于主人捏住添水倒茶。那时，很多人家还自己动手用红胶泥做一个小磨盘，中间有一个圆孔。长时间使用，泥火盆渐成铮亮如古铜般的金属色，有种质朴之美。喝茶时，先把干柴点燃插到圆孔中，再把罐罐放到三柴旁边。一个火盆上可以放置两三个罐罐，足够四五个人同时使用。喝茶大多在堂屋，长此以往，堂屋就被烟火熏得油光黑亮。

那时，一般人家用的多是末状的茶叶。等茶煮沸，上面就飘着一层沫子。主人捏起罐罐的耳朵，在上面轻吹一口，把沫子吹开，再摇晃一下罐罐，就开始往茶盅里倒茶。看着那浓醇的茶水，听着清脆的倒茶声，围坐四周的茶客多少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就茶的东西是馍，有些人家用的是熟面，即炒面（多种秕杂粮混在一起磨制而成）。熟面就在身旁的黑碗里盛着，吃一口熟面，品一口茶。

由泥火盆到铁火盆、铜火盆，再到电炉子，现在普遍用起了特制的电磁炉。虽然还叫罐罐茶，但熬茶的罐罐已由小砂罐演变成铁罐罐、玻璃罐罐和精致的陶罐，茶叶的档次也提高了。煮茶时，不再只是单一的茶叶。喜甜者加上冰糖红糖蜂蜜，气虚者加大枣、枸杞、桂圆、葡萄干、核桃、杏仁等，火旺者则加金银花、菊花、茉莉等。煮出来的茶各具特色，但味道醇香可口，苦甜适宜，

回味悠长。就茶的不再是过去的熟面或者黑面馍，早就换成了面包、饼干、蛋糕、油饼、锅盔之类。

每天早上，许多人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喝罐罐茶，一家人或者几个亲朋好友围炉而煮，边聊天边喝茶，既增进了感情，又解决了早餐。

我问过父亲，通渭人为啥痴迷罐罐茶？父亲说，喝罐罐茶解渴解乏。记得有一次，二叔急着去干活，早上没有喝茶，结果到了晌午还没有回家。二婶知道是咋回事，就挑着茶具赶到地里，看到二叔蔫头耷脑地待在田埂上，嘴唇干裂。二婶赶快架起炉子，熬制罐罐茶。两盅茶下肚，二叔立马有了精神，腰板立马挺直了。

武山素面

□ 令军信

武山的面食品种多，味道香。不必说酥脆的油圈圈，也不必说柔筋筋的酿皮，光担担面，吃一回，就让人念念不忘。

“走，啖一碗担担面再说！”正如兰州人早晨吃牛大、天水人吃呱呱，啖一碗担担面，成为不少武山人雷打不动的早餐习惯。武山人不说吃碗面，而是说，啖碗面。一个“啖”字，让人联想起苏轼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一个“啖”字，也将武山人对担担面的喜爱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。

武山担担面，也叫素面，顾名思义，特点全在这个素字上。

洛门，武山的早码头，历来就是商贾云集之地。而洛门的饮食，尤其是面食，一直以量多、味香而闻名。过往岁月，摆面摊的摊主，在家里拉好面，捞出，控干水，加入熟油，晾于案板使其不粘连。出摊时，摊主挑个担子。一头是装有拉面的食盒和兑好的素汤，另一头是炉子、板凳等摆摊家当。担担面，由此得名。

到了集市，汤锅架于炉子上，热气腾腾，香味扑鼻。晾好的拉面，放入热汤，加热，捞出，再浇上几勺热汤，最后撒上葱花香菜。一碗面，不到两分钟，就到食客口中。

尤其在寒冬腊月的集市上，饥肠辘辘的行人或商贩，坐于长凳，

“啖溜啖溜”，啖一碗担担面，驱寒取暖，甚是舒服。

走进武山县城的一家担担面馆，里面热气腾腾，大锅里的面汤跳得正欢。老板忙着在案板上揉面。揉好的面团，又揉搓成长短一致粗细均匀的小棒，喷上油，整齐排列于案板上。拉面时，取一小棒面，一压一扯一拉，转眼间，食客点的大宽、二细、韭叶已经跳入锅中。老板娘专门捞面，捞好面，顺便往碗里放一撮焯过水的青菜丝、葱段，就是一桶素汤。

调料和汤是自助的，凭个人口味调放。里间的一张桌子上，摆放着蒜末、香油、油泼辣子、醋、盐。紧挨着的桌边，有一个不锈钢铁桶，桶里盛着一大桶素汤。素汤直接由面汤做成。若没汤了，锅里沸腾的面汤舀到桶里，加入切好的菱形的豆腐片，适量花椒粉、葱段，就是一桶素汤。

调好调料，浇上素汤。再来一勺油泼辣子，香而不辣，活色生香，不由得让人想起那句经典台词：灵魂酱汁浇给。

简单的食材，也能烹饪出美食。武山担担面，汤以素而清淡，面因柔而软滑。平平淡淡的味道，才会百吃不厌、才会久不生倦。比如水，比如交情，比如人生，何尝不是如此？素之绵长，简之得心。

第一场雪

□ 翼华

兰州的第一场雪
从南关什字最高的楼顶飘落
走在街上的人
任雪花飘在发丝
挂在眉梢
倘有几朵飘在脸颊
瞬间融为一朵初冬的惬意
皋兰山一夜白头的三台阁
和白塔山顶
对望着一川森林的楼群
我站在黄河铁桥
看雪花像飞舞的蜜蜂
飘向河面，酿造
一座城市的蜜

铁路线上的风景

□ 王宁涛

火车伸出长臂
把风紧紧地拽住
傲然挺立的公里标
是乌鞘岭山脚下石头的灵魂
信号机上的三色灯
一定是那群铁路汉子
晚饭后想念家人的情愫
火车站的站牌
是河西走廊
火红的落日

从麦子上取下光阴

□ 王喜

从麦子上取下光阴
怀揣雨露的人，点燃原野
山青了，水清了
从眼眸深处涌出来
多少年的渴望
水泥路从村中而过
腰带一样
整理好村子的衣衫，远远望去
父亲站在田里
规划春天的来路
冰雪融化
泥土张开嘴巴咽下甘露
整个平坝川
弥漫着粮食的清香
草木不甘示弱
群起编织地毯
铺出一条柔软的路



临泽红峡谷

〔油画〕

安斌杰 作

第3285期

雪落如诗

□ 刘贵锋

秋天被天空中最后一行疾飞而过的雁群带走之后，雪便缓缓地落了下来，轻盈、别致，像是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。冬天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。一夜过后，那些散落在大山怀抱之中的村庄，被一场大雪轻而易举地染白。

村庄里的几间老屋，在积雪下温厚地酣眠；几只麻雀，在院墙上叽叽喳喳；一串清晰可见的脚印，从门口通向柴垛，仿佛是诗人佚失的诗句；一两声牛鸣，拖了长长的尾音远远地传出去，像是老屋的梦呓；一截枯枝，终于承受不住积雪之重，连同积雪一起掉在地上，发出“轰”的声响；一条狗受到了惊吓，诚惶诚恐中夹着尾巴钻进了巷子。一场雪让村庄的岁月慵懒踏实。

雪落村庄，落下了悠闲与喜悦。颗粒归仓，地里的一切农活都已宣告结束。柴火堆码得整整齐齐，面粉装满了柜子，腌肉挂上了屋檐，农人们早就做好了过冬的准备。妇女们用晒干的牛粪和树叶把土炕烧得热气腾腾；男人们则把炉火生得“噼啪”作响，煮雪为水，喝一罐苦茶，然后望着窗外的雪，嘴角露出一丝不被察觉的笑容。雪厚如被，今年又是一个好年成！

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冰天雪地，雪还未停，便迫不及待地跑出了屋子，空留下几声大人的喊声。走在柔软的积雪上，那“咯吱咯吱”的闷响，都成了心中的欢喜。呼朋唤友，三五成群，不知是谁先扔了个雪球，一场混乱的雪仗便开始了，一时之间，你追我赶，雪

团乱飞，笑语连天。堆雪人，滚雪球，吃冰凌，滑雪橇，抓麻雀……直到母亲站在家门口一声声呼唤，他们才依依不舍地顶着通红的鼻子回家吃饭。

雪落村庄，是一截乡音，是一截乡愁。漂泊他乡的日子，关于家乡的只字片言，从来都是小心翼翼地收藏。雪的消息，首先是从夜间的天气预报上知晓的，然后又从朋友圈的图片得到了证实。雪有信，人有情。雪如期而至，人胡未归？离人的心呀，是一块易碎的琉璃，被落在故乡的雪一揉而碎。

雪落如诗，落在村庄的脸颊，落在农人的眉间，落在孩子们的掌心，落在游子的心上，落在季节永不磨灭的记忆中！